●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三十三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上海香港 馬玉山 糖果餅乾公司

小孖利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 癧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乏力終身難孕之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為名利焉

功效：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膚起可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 外埠可函購從寄 郵費加一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為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濃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為安癒瘡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萬應消瘀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衆施內服不為功此丸係敝閣山人所秘傳無論癧癬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壽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痨聖藥 對口菌

痨病怕寒怕暑怕四時八節經年累月困苦床第甚以至精神凋汰血肉乾枯俗謂百日痨千日痨是也 [illegible]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首安里一號時雨藥房啟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五層樓洋房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績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 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 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鑛砂自煉白金 零兌整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 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濕瘡以乾瘡癩瘡等搽此藥搽之止癢 [illegible] 興業社謹啟

強種大補 精血丸 身體

主治：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麻木不仁 夢遺寒泄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痛背後 四肢倦冷 腰背時痛

概要：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瘧 肺虛咳嗽 內熱腸炎 孩童瘦弱 氣色萎黃 虛痨潮熱 病難復元 胃不消化 大便艱燥 本元不足

價目：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半 大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光學精深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岑春煊題贈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帆船商標 立退腳腫丸

◉君患腳腫乎？君患腳腫而欲痊愈乎？請服帆船商標立退腳腫丸？必能使君健步如初永無●

[illegible]

每盒大洋六角 外埠另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永盛碼頭濟華製藥社 （附白）外埠各寶號如願經售折扣從豐請致函本製藥社接洽可也

真正 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為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背痛乃腎虧之朕兆宜速治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為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砂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祕製保腎丸

不配廣義

（丹翁）

男子娶的第一個女人、叫做元配、娶的第二個第三個女人、叫做繼配、別人家恭維他們、也叫做賢配德配、兩個人的資格、那能沒有高低呢、將就着也就配起來了、要是認眞的考究、必得郎才女貌、才能當得起這個配字、恐怕守獨身主義的、就不少了、還成個甚麼世界呢、明白內務外交財政教育武備工商等等、才配做政府、誰說不是呢、若要是這般認眞的考究、何以天下的國度、就沒有一個無政府的、難道是全配嗎、明白書算及聲光電化並外國語外國文法等等、才配做教育家、誰說不該呢、若要是這般的認眞考究、何以中國的地方、沒有一處不講教育的、難道是全配嗎、我們還報界、應當立清議的準繩、爲國民的指導、中國的報、除小數納賄賂助黨爭的、不必說他、其餘希圖消數加多、那個不是迎合社會的眼光、附會社會的心理、只顧說得好聽、比之歐美的新聞記者、固然是不配、但既是營業、我看倒有一種苦衷、說到小報、不過是俳優之事、茶餘酒後、讓看官消遣取樂罷了、還疑惑我們的言論、就含通俗教育的性質、我們的批評、就具進退人才的勢力、那裏配呢、滑稽文章、看來看去、還是中國古來、如王褒的『僮約、』揚雄的『解嘲、』班固的『賓戲、』東方朔的『非有先生論、』下至韓退之的『進學解、』柳子厚的『郭橐駝傳、』方算得滑稽的好老、入得史記的列傳、若是『卑之無甚高論、』倖倖的片面可通、新鮮有趣、又那裏配做滑稽文章呢、周末秦初的那個當兒、老莊楊墨申韓等人、儒墨名法縱橫等學術、都是發揮自己的思想、不抄襲、不雷同、自成一家、這才叫做意識、現在歐美的文學大家、方且要繙譯出來、細細研究、却也眞有研究的價値、若像倖倖的用幾個新名詞、學幾句隨世界潮流的套話、怎配叫做意識呢、外國人說『社會主義、』便學着說社會主義、外國人說『男女平權、』便學着說男女平權、外國人說『文言宜合一、』便學着說文言宜合一、先是幾個大人物、從西洋販過來、高聲叫賣、其餘學時髦的、便投在大人物的麾下、做個搖旗吶喊的走卒、也就揚揚得意起來、照我看他們、不過是一個機械最緊的蓄音機、能彀繙譯的寫字機、老實講、照起一盞電燈、騙騙鄉間蠢漢儘彀了、那裏配說有甚麼主張呢、一切主張、問他是甚麼理由、他只說是外國如此、問何以必學外國、他便說是外國富強、如何不學、至於中國應該學、不應該學、學得上、學不上、那就不管了、這種理由、配說是圓滿的理由嗎、外國人從前用冷水洗澡、他們便說溫水不好、如今也學外國人不用冷水了、外國人從前飯後必散步、他們便說飯後靜坐不好、如今也學外國人靜坐了、講地方自治的、就是講中央集權的人、講人道正義的、就是從前提倡軍國民的人、不一定等他人反對、變得飛快、忙得眞有勁、他們的理由、到了不能確定、又那裏配說成立呢、研究撲克、比研究麻雀、自然新了、批評戲劇、仍是幾百年相傳的皮黃、愛聽的大鼓書詞、仍免不了是三國水滸、談談古董、當然在『曲救』之列了、獨有小說家描摹社會的怪像、李涵秋先生這一枝筆、眞是社會歷史白話歷史的太史公、看官們評論、都說是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以後、還沒有一個比得上他、並非在下一人阿私所好了、外國小說和影戲、形容惡社會的形狀、比中國小說、只有加倍、西洋人如何不以爲非呢、因爲此等小說影戲、正可以使大家反省、促大家改良、李涵秋未必不是這個主張、劉翠仙的三國水滸元是不可不聽、看到李涵秋的小說、便期期以爲不可、又是甚麼理由呢、要是人人捧劉、人人排李、文字自然是有狠大的價値了、偏是買閒書的、只懂得李涵秋的筆墨、捧劉翠仙的、也另有能化錢的闊人、恐怕劉翠仙的意中、還要笑書獃子胡說八道、不如彈絃子的知音、豈不可憐呢、我想我在報界中、抵了戲劇中的一個丑角、諸公做生做旦、自然是正面的戲、我丑角不過是個『配』角能了、聽老伶人說、丑角的嗓子低點、規矩錯點、都可以不考究、那知道做這個配角、還配不上呢、原想大家鬧着玩、讓看報的開開心、說我們自己尋尋開心、配嗎、我想、說我們不配、不如說我們不彀、我本來嗓子低、做派錯、責備的眞不敢辨白、說我們不配、是從他自己身上比較出來的、大有羞與爲伍的氣象、叫我們怎不羞煞呢、忍着不開口、又恐怕誤會我們有恐怖心了、我實沒有反對別人的意思、我却情願拉大家做成『不配』的一流人、說我要他分謗呢、我毫不在乎此、倒是我受平等的一種主張、且是一樣的人、一樣在小報上賣文、讓看官們開心的人、偏要出類拔萃做大家的導師、人家的閒話、便說是『瞎論狂吠、』這樣專制的性情、做一個民國的國民、配嗎、不配嗎、

非文人相輕

（秋涵）

晶報的宗旨、是改良社會的、不是給人好勇鬬狠的、我們拿筆的人這支筆、雖說不配改良社會、然而自己有不良的地方、也須設法來改一改才好、譬如社會上有一種惡習、是『文人相輕、』自古以來、像這樣的事多得狠、小則互相傾軋、大則有身家性命之憂、這是古時文人、不能開通的緣故、在歷史上便留下大大的汚點、如今更是可憐可笑了、如果眞算得個文人、彼此相輕、也還値得、乃致此既算不得個文人、彼也算不得是個文人、相輕起來、還要格外利害、社會上的好處、不如古人、社會上的壞處、豈不更甚於古人了麼、我寫到這裏、眞是非常慚愧、我也知道我的筆墨、不配說反對人的主張、不配說是滑稽文字、却與那些自命不凡、左一個何苦來、右一個何苦來、唉聲嘆氣的不同、人又何苦嚴聲厲色、面赤耳紅、『不配不配』聲調、鬧得烏烟瘴氣、這幸虧是紙上談笑罷咧、萬一當面會見、豈不要五子鋼直打過來、將小子身上、戳他幾個透明窟窿嗎、這個好比兩個小孩子、爲搶一個餑餑、先前還明譏暗諷、講點客氣、後來老羞成怒、不至於互相揪打不止、其實像我這種無意識的頑固、不過因爲會寫幾個字罷了、何致叫別人看見生氣、就放我不過、好像要拚命似的、其餘不會寫字的頑固、無意識的議論、狠多狠多、也能氣嘔不過、設法殺盡他們了麼、我勸這種人不如歇歇、把我的話、權當做過耳春風、沒的吃了自家的飽飯、去同別人賭餓氣、若說是硬因晶報上的幾個字、恐怕蒙鼓耳目、阻遏文明、所以才拍桌嚴台價狂鬧、這又未免將對手看得太高了哇、歸總一句話、『文人相輕、』已爲社會的汚點、像這種『非文人相輕、』那更可以不必、沒的將人家牙齒笑掉了、

望梅者言

梅蘭芳至矣、滬上人士、囂然欲狂、鬮也、餅也、草也、爭以一見顏色、一觀咳唾、引爲平生寵幸、甚矣梅之爲毒也、若得其顧盼者、則紹焉譽之、若不獲趨隨者、則怨焉毀之、譽者曰、色之美也、態之嬌也、藝之博也、無一而不登乎巔、毀者曰、貌之枯也、形之蕩也、技之雜也、無一而不鄰乎淵、斯二者、其眞知蘭芳者耶、恐蘭芳聞之、徒笑人之多事耳、今蘭芳之名成矣、譽之者、無增也、毀之者、無損也、必以正義砭之、乃足服其心、昭其是非、予與蘭芳、亦有酒食之雅、蘭芳無獲罪於予也、昔予必貶之者、惡其務僞欺人、且尤惡吮痲者之顛倒也、織思之、蘭芳以藝謀衣食、供甘旨、婦孺待養者、逾乎八口之家、不如是、則泣於牛衣中矣、於蘭芳也何尤、獨慨夫昂藏鬚眉、或號曰名士、或命曰干城、日卑猥於歌衫舞裙之下、以無恥爲榮者、損蘭芳之天眞、助蘭芳之驕僭、墮蘭芳於淫褻、葬蘭芳於怨毒、人惟知罪蘭芳、而不知罪之由也、若蘭芳之藝也、吾聞之陳德林曰、蘭芳信慧人、歌三復而成、舞三反而就、視林居科時、百復百反、而猶被夏楚者、誠易矣速矣、惟深者與者、林無術使之盡也、予曰、慧則有之、惜未能虛中而納學、恐其成不如君也、德林笑而不答、又聞之田桂鳳曰、蘭芳幸運哉、其藝信有獨到處、惟於婦也、女也、貞也、淫也、未能判焉、已逝之李壽峯、壽山兄、亦依梅者、曾謂予曰、蘭芳學藝之速、無或敵者、惟祇喜人稱其善、若有稍進指摘者、則怒矣、某老伶、梅之師、有患於梅者也、戇者直、今貧無所歸、蘭芳不恤也、聞此數伶言、蘭芳之學可知已、蘭芳自云、喉嘶強矣、不能歌二黃、惟事於西皮、其歌可知、其自知不諱、有足多耳、蘭芳之居京也、津也、滬也、漢也、通也、台甫登、而觀者畢至、其足以傾人者、何耶、若曰歌也、勝之者有德林琴儂、而觀者無取焉、若曰舞也、勝之者有玉琴鳳雲、而觀者無取焉、若曰色也、勝之者有艷秋牡丹、而觀者無取焉、若曰狀也、勝之者有桂鳳瑤卿、而觀者無所焉、其羣趨於蘭芳者、吾知之矣、蓋蘭芳之粧、非他人所能具、蘭芳之神、非他人所能奪、伶之飾粧、皆以男子助之、欲刻畫女子、難矣、蘭芳察其弊、乃以妝屬其妻、妻又巧者、於是盡妝之能事、妙且肖矣、妝旣工矣、神乃隨之而飛揚、盤旋於尺步之間、騰達於千里之外、歌舞色狀、附之俱美、人不傾而自傾、名不成而自成矣、蘭芳享今日之盛、雖曰幸運、亦非偶然得之、其藝之弱、固不可爲諱、其有良足稱、亦不可盡沒、吾非懟於蘭芳、而必抑之、亦非好於蘭芳、而必揚之、聊述所聞、抒所見、爲媚蘭芳者、及夫怨之者告耳、

海上新到之兩鬚生

（小隱）

海上近日登台之鬚生有二、一雙闊亭、一王鳳卿也、雙老境蹭蹬、幾無售技之所、王則依附末光、方居名角之列、殊有未可同日而語者、雙本三軆之一、然膛音之佳、並世無兩、祇以喜學老鄉親、用非所長、致蒙驢譏、惜哉、然在今日、循規蹈矩、古調猶存、亦爲不可多得、在上海必不得已而聽戲、則闊亭其較善者也、昔汪大頭、以腦後音雄於伶界、不謂汪死之後、號稱汪派者、乃在一偏鋒假嗓之鳳卿、亦汪之不幸也、王之音遏喉而出、有似大便秘結者之如廁、每出台、愁眉苦臉、彎腰曲背、蹣跚而前、殊令人不敢逼視、其西皮之第三句、呵呵腔凡作兩轉、此竊諸龍長勝者、汪則無是唱法、曾聆汪者、必能辨之也、

愛克司光

（一〇七）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八回 假撮合威壓平民 亂風波[illegible]牛中幕

說得魔符也噗哧一笑、重行接着說道、所以甥兒打了一個主意、大約非用一點壓力不可、吳縣知事俞蘭軒、不是個舅父最要好的、他那哥子又在縣裏當差、舅父同俞知事講一句兒、濟他將那俠標喚入署裏、告訴他這話、他既可以得我們的重金、又可以討得本官的歡喜、他又何樂而不爲呢、張三丰笑道、哎呀、割雞焉用牛刀、我究不知道這小玉子、是個甚麼天仙化人、累得你們小弟兄、一個便實做那踰牆相從、一個又在此要泰山壓頂、…魔符聽張三丰這口氣、深恐事體決裂、忙不迭的從貼身衣服裏、將小玉子那相片、雙手捧過來、給他閱看、笑着說道、若在別的尋常女孩子、甥兒斷不敢旁勸舅父大駕、委實這小玉子生得可人意兒、萬一不能遂心、甥兒情願披髮入山、不再作藏嬌夢想了、…魔符取出這像片的用意、不過深恐張三丰不肯替自已出力、拿這像片、堵一堵他的嘴、他那裏知道因爲這像片、便做了他前途阻力呢、我何以說出這話、諸君原也知道那個張三丰是色中餓鬼、先前同他愛媳宣氏、打得一團火熱、却也沒有別的胡思亂想、積久下來、愛宣氏的心、已漸漸冷淡、後來雖然聽見他兒子、同小玉鬧的那許多笑話、他却不曾留心、一者因爲兒子秘密勾當、做父親的不好去干涉、二者料想那小玉、不過是一個小戶人家兒女、不見得便有甚麼風致、不料這時候、魔符取出他那張相片、張三丰放在眼睛邊望了又望、心裏不由的暗暗納罕、越看越愛、若不是聽着魔符坐在面前、他幾乎要同那相片、接起吻來、當時轉了一個念頭、隨即仍將那相片、交給魔符、正色說道、既你這你叮囑我、我立刻便替你到縣署裏去走一躺、你靜一靜兒、住在我這邊等候消息、包不至誤了你的好事、…說着、一不怠慢、立刻傳出話去、叫家人們預備轎子伺候、魔符見他舅父這般慷慨、異常感激、只諾諾連聲的、答應了幾個是字、背地裏不由笑得攏不起嘴、暗自嚼念道、小玉小玉、這一來不怕你飛上天去、我有這本領、將你從廣寒宮裏拖得下來、（未完）

夕陽紅檻錄

（一三） 鵷雛

第四章 莽風塵書劍辭家 老學士衣冠上院

却說靈芝當下見湘秋走了、自已也不好便轉過臉來、去挽留他、只坐着儘哭、哭了一回、方才止了、坐着呆呆的想、阿銀忙攜了一把手巾、給他擦臉、又倒了一盃茶、靈芝也不擦臉、也不喝茶、癡坐着把一方手帕子顚來倒去的揉弄、看看已近兩點鐘、方才叫阿銀鋪了枕簟、和衣倒在床裏、心裏悶沉沉的、橫豎不是、想一回湘秋那人原是好的、但不曉得他近來氣性兒、何以大變、不如從前的溫存、在平日他見我生了氣、他必定不敢走開的、百方的逗着、要我笑了、他才安心、如今天的樣兒、可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又一想也難怪他生氣、我早晚不是他的人了、他爲我費了幾年心血、我到底不能如他的意、這時我對不起他的地方、怎叫他不怨我呢、然而在我也實在的是沒有法子、我就算願意熬苦愛淡的跟他、我媽呢、偏又是不好說話的、况且他多了我一個累也爲無益、看他那意思、竟直的不肯離開上海、倒是我耽誤了他了、想到這裏、那眼淚如斷線珍珠般、簌簌落落、流了一枕、直到敲過三下鐘、阿銀催了幾遍、才卸了衣服睡下、却只睡不着、一回兒恍恍惚惚的似見湘秋變了個中年人狀貌、留着鬍子、一臉秋霜、一回兒又見湘秋笑嘻嘻的站在面前、光着頭穿件布袍子、不覺上去攙着他的手道、你怎麼這般冷天、還不戴帽子、可不凍了、湘秋却只自不語、一驚便醒了、（此段文筆細膩曲折之至、是作者本色、讀之便覺蕩氣回腸、百練鋼欲成繞指柔也、）睜開眼來、早已紅日三竿、却見湘秋在床邊坐着看書本呢、靈芝惺惺忪忪的說道、你帽子還沒帶上、湘秋聽了不解便笑指道、這個不是、你怎麼問起這個來呢、靈芝看了一看、笑嚀了一聲道我錯了、（未完）

今之評劇家

（馬二先生）

我前曾宣言、不作那評某腔某子的劇評了、因爲是與戲劇的本身上沒有什麼益處、但是再一細想、尚不止於此、

就目下事實而論、南北各報紙上所作的劇評、不過是用紀述體的文字、把所看的戲、寫了出來、再就個人的眼光、加上幾句論斷、其優劣祇能以文字判別、却不能以眼光判別、因爲那些劇評的眼光、大概不出下列四種、

（一）看過北京十年前的幾齣戲、便自命爲顧曲前輩、開口叫天、閉口德霖、這是一種舊戲迷、頑固的眼光、

（二）認識幾個名角、便儘力去頌揚、差不多把古今中外的美、都附會在一個伶人的身上、這是捧角家、淺見的眼光、

（三）略知皮黃的皮毛、便時常賣弄他是內行、不管如何、總得寫幾句行話、這是鄉下人、初次開眼的眼光、

（四）套着別人的口風、他再附會上一點意思、不管前後的矛盾、這是剽竊家、盲從的眼光、

有這四種眼光、作出來的劇評、便生出無窮的是非來、不是嫌某人包銀過多、便是罵某人牌子過大、再不然、便說某人當年的戲如何不値錢、再不然、便說某人有何種曖昧的事、差不多把伶人自幼至今、以及飲食起居、戚族朋友、都夾雜寫在劇評裏面了、也不管他與戲相干不相干、此外更加着些個人的恩怨和牢騷、這便算他能『卽小見大、』所謂感慨繫之矣、『唉、劇評竟糟到了這步田地、我那裏還好意思再作呢、

上海名妓 飛雲

梅蘭芳之研究

（二） （小隱）

我前天說、聽梅蘭芳的戲、有四項理由、應該研究研究、不要耳食盲從、跟到裏頭瞎起鬨、我如今就把我個人的意思、說個大概、小梅的相貌、不能說是醜陋、但要說他是絕世的美色、我可是也不大敢贊同、美人第一要緊的、是一雙眼睛、小梅的眼胞微腫、眼光似乎又有點無神、他化妝時、又喜歡把眼皮上加一條黑綫、我總看着不大對勁、二十年前的小桂鳳孫彩珠秦五九、固然比小梅高的多、現在看見過的人也很少了、不必說那些老話、就是現在的王蕙芳程艷秋尚小雲、見仁見智、也都各有所取、未必美男子、就算小梅是蓋世無雙、俗語說的好、人仗衣服馬仗鞍、又說道、三世爲官、纔曉得穿衣吃飯、可見得人是要衣服來襯托的、穿衣服也要有專門的學問、小梅雖不是三世爲官、却是三世唱戲、他於這作行頭上、可是狠有經驗、非比上海這伶人、專門以開繡貨店爲能、這是不能埋沒他的長處的、說小梅是善於化妝、或者還可、說小梅是天仙化人那就未必、他從前在喜連成、原學的是青衣、後來串到花旦裏頭去、所以就有了這花衫的名詞、他爲什麼好好的青衣、要變成一個花衫呢、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自己曉得嗓子不佳、專唱青衣、是不能享名的、不能不走偏道、這也是出奇制勝的一個辦法、有人說、他的嗓子、毀的上正宮調、怎麼說不好呢、要曉得他是個假嗓子、雖然冒的上正宮調、聽着可有點扎耳朵、比陳德霖固然是那裏配、就比王琴儂也還差得多、嗓子既是假的、自然就不能宛轉如意、所以他唱的調、多作曼聲、拿這股子浪勁來遮醜、就比如汾河灣的柳迎春、是個苦節十八年的女子、你看小梅唱的那股子勁、就是薛仁貴不看見男鞋、也要起疑心啊、小梅唱的青衣、既不到家、花旦又不能大拉大扯、還不成了一個半吊子了嗎、所以這天女散花一類、舊式的新戲、新式的舊戲、總應運而生、恭維小梅的、說是美感啦、齋爹啦、這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就覺得是看看熱鬧罷了、

春江花事

（老鮑）

▲久安里有一個淡秋、這名字不是清雅的狠麼、但是一見這個人、又俗、又胖、勞搦像舞台上打英雄樣的、咳、生生把一個好名字糟蹋了、

▲清和沿的文玉、是個常州小孩子、不曉得聽了誰的話、忽然跑掉了、連累那主改老三、忙得滿身是汗、四處招尋、因爲文玉、是二百五十塊錢押在那裏的、若被本生父母知道了、要討回這個人、可就糟了、並且這孩子臨走的時節、還把老三的五十幾張當票、一起帶了走、因爲老三這個人、狠愛小孩子的、這文玉雖然是押下來的、他到也同親生女兒一樣看承、那裏知道人心難測、會幹出這種事來、

▲會樂里金湘娥、是個深通英文的前輩、臉子也長得狠清秀、前天忽動了北行之念、匆匆的去了、不過去了就來的、也同笑六鑑七差不多、到北邊去頑一頑罷了、

▲梅蘭芳登台那一天、差不多幾個出風頭妓女、都去聽的、連火爐老二都挨上一份、不過火爐會打算的很、早一天、托一個客人定三個座位、客人當時想不到、含含糊糊答應了、回頭碰了戲館裏案目一個釘子、因爲人家、多是一間包廂一定的、獨有火爐三個坐位一定、麻煩的很、那客人發脾氣、也就定了一間包廂了、你們想火爐都這樣闊綽、其餘就可想而知、